

陶

樓

文

鈔

陶樓文鈔卷第二

貴筑黃彭年

選將論

陸賈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凡將之材有五一日勇將潁考叔取蚤弧先登秦瓊躍馬挺鎗刺驍將於萬人中勇在力也李廣以百騎遇胡數千下馬解鞍堅卧不動趙雲以數十騎遇敵開軍門偃旗息鼓勇在膽也樊噲見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張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大呼決戰勇在氣也力勇則不屈敵雖

強必折膽勇則不搖敵雖進必退氣勇則不縮敵雖猛
必懾然其人也能動而不能嘿能發而不能慮可用爲
偏裨而已二曰謀將張良之運籌帷幄辟公之策英布
李左車之說陳餘馬援之聚米爲山指畫形勢謀之正
也侯生爲魏無忌奪晉鄙軍救趙陳平多陰謀秘計謀
之奇也田忌救韓孫臏教以減竈誘龐涓周亞夫擊吳
趙涉教以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謀之謫也謀正則能
以始定終謀奇則能以少制衆謀謫則能以禍得福可
以爲畫策之臣三曰才將剛毅之才善斷斷則嚴沈雄

之才善持持則固縱橫之才善變變則通嚴則法立法立則不可犯固則衆定衆定則不可誘通則用神用神則不可窮孫武斬美姬田穰苴斬莊賈李光弼斬張用濟狄青斬陳曙此不可犯也與駢深壘以困秦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不可誘也韓信背水而結陣虞詡增寵以懼賊檀道濟量沙以全軍此不可窮也四曰賢將持己欲靜待士欲寬臨事欲謹治軍欲節貧毋盜富毋溢毋侵有司毋虐百姓靜也曹彬近之同甘苦問疾病卒伍和睦上下一心寬也吳起近之微必親暇必整

勝必防敗必律毋輕其豫毋怠其既謹也吳漢近之鼓而進金而退出入無違內外無譁節也程不識近之五日大將勇而能抑謀而能決才而能斂賢而能讓勇能抑則剛而不挫謀能決則深而不疑才能斂則宏而不肆賢能讓則盛而不侈如山嶽之鎮而不可撼也如江海之深而不可測也如風雲之變化而不可擬也昔賀若弼之言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史稱弼意自許爲大將夫弼何足以當之也今天下多故誠得大將如趙充國諸葛亮郭子

僕岳飛而任之天下不足定也大將不可得得賢將可
矣賢將又不可得則必得才將謀將而後可與論事僅
有勇將已不足任矣況又并勇將而無之哉且夫取之
不得其道用之不得其法而謂天下無將材是誣也昔
者子玉治軍薦買不賀子文曰過三百乘不能以入也
莫敖伐羅鬪伯比曰莫敖必敗趙孝成王以趙括爲將
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夫此數君者方
其任將專征豈不謂其得人然而子玉敗於晉莫敖敗
於羅趙括敗於長平卒不出薦買諸人之料使當日務

明選將之道其敗固皆可以勝然則選將之道何道也
曰舉曰察曰聽曰試舉之道二十察之道三十聽之道
三十試之道二十何謂舉之道二十曰魁梧之壯士或
外疆而中乾委鄙之野夫或懷奇而負異無以貌舉也
馬援矍鑠尙思馬革以裹尸終軍少年卽欲請纓而繫
越無以年舉也寮案震驚之士或鬼瑣以博稱才術深
富之人必韜晦而不顯無以名舉也爵位高則重性命
薄勳名尊貴久則樂安燕惡危險無以顯宦舉也公侯
讀兵書祇圖應試世爵習騎射僅供校獵無以世家舉

也奇門幻術未必能軍六甲正兵終以隳國無以術數
舉也策非凡近則有獨得之妙貌無崖異則有混處之
迹無以同異舉也游說論事多中意旨豪傑論事不識
忌諱無以喜怒舉也一言侍中一事注措雖微方略未
覩大全無以細微舉也見其淺未廉其深聞其辭未微
其行無以率畧舉也君已親之臣又叮之君已信之臣
又順之望隆則非阿能著則非諛也君所疏臣所優君
所去臣所取明其可用則非黨保其不失則非私也山
林之隱逸州郡之豪俠令以聞於守守以聞於大吏大

吏以聞於朝廷不以卑廢也衛青爲人奴去病爲假子
身辱而志大品汙而才卓不以賤棄也定天下不斬壯
士屬大事不錄微瑕不以舉放也爲國不修家怨爲公
不惜私讐不以怨匿也大公不別小嫌薦賢不避衆議
不以親諱也布衣可爲元戎吏卒可爲閫帥不以資限
也一舉而君不用可使再再舉而君不用可使三三舉
而君不用可使爭於朝廷舉益力也舉當則有賞舉不
當則有罰賞毋吝罰毋貸舉益慎也舉得其道則意必
正途必廣責必重意正故不苟途廣故不遺責重故不

濫不苟故虛憍不能冒也不遺故左右不能蔽也不濫
故奸吝不能緣也虛憍不能冒則實學進左右不能蔽
則寒微登奸吝不能緣則正人出先軫之舉卻縠蕭何
之舉韓信呂婆樓之舉王猛曹彬之舉曹瑋皆可法也
是謂舉之道二十何謂察之道三十曰氣凌雲漢雄超
山海慷慨磊落有不可一世之概者懼其輕也捷若流
水迅若奔雷才思發越有不可遏抑之勢者懼其迫也
奮然自持矯然不羣可以臨危不懼見難不避者懼其
復也厚重其容敦篤其行可以久而不怠高而不弛者

懼其拘也其容藹然其心怡然仁慈惻怛能恤其下者
懼其柔也言不輕發事毋妄舉慎重周詳能慮其後者
懼其緩也勤於立功銳於求勝者懼其貪也廉不妄取
潔不受汙者懼其刻也識足以別可否明足以料成敗
者懼其中怯也予奪必信其期行止必誠其約者懼其
偏聽也察其不輕矣猶恐慷慨實荏弱也察其不殆矣
猶恐發越實迂滯也察其不復矣猶恐矯奮實委靡也
察其不拘矣猶恐敦厚實佻儻也察其不柔矣猶恐仁
慈實殘忍也察其不緩矣猶恐慎重實躁妄也察其不

貪矣猶恐銳勤實懈惰也察其不刻矣猶恐廉潔實苟
且也察其不中怯矣猶恐明識實闇弱也察其不偏聽
矣猶恐誠信實詐僞也至於衆所謂輕則當察其英特
衆所謂迫則當察其激切衆所謂復則當察其果毅衆
所謂拘則當察其嚴謹衆所謂柔則當察其寬裕衆所
謂緩則當察其養固衆所謂貪則當察其□□衆所謂
刻則當察其精詳衆所謂中怯則當察其持久衆所謂
偏聽則當察其卓識是謂察之道三十何謂聽之道三
十曰與之言古法以觀其學與之言時事以觀其能與

之言將帥得失以觀其志與之言古今成敗以觀其識
與之言天地陰陽以觀其精與之言山川形勢以觀其
博與之言賞罰號令以觀其治與之言進退攻守以觀
其審與之言出奇用間以觀其巧與之言操縱出入以
觀其矯學慮固叩以運用之妙能慮竊叩以措置之煩
志慮虛叩以效法之實識慮泛叩以紛騰之說精慮元
叩以盛衰災祥博慮剽叩以設險用伏治慮執叩以變
通權宜審慮疑叩以因利乘便巧慮淺叩以深思遠慮
矯慮浮叩以緩急遲速猶慮其疏也反覆曲折以難之

疑惑怪誕以眩之微意隱語以嘗之急語蹙計以驟之
溫異其言以啟之嚴切其言以震之告之安樂以飭之
告之危殆以悚之設爲人言以諷之傾吾至誠以感之
如是而其言不亂者可以將是謂聽之道三十何謂試
之道二十曰飲以酒而不亂定也予以色而不淫莊也
賜以珍玩而不喜介也寵以服物而不驚坦也加以高
爵厚祿而不盈大也語以盛名衆譽而不矜淵也居生
死禍福而不動堅也激羣疑衆謗而不顧誠也坐終日
而不怠強也置閒居而不樂奮也處公卿之間而和能

輯衆也出入人主而近臣不侮能拒邪也使主事而有
司用命能使人也首鼠兩端而能決能制事也衆之所
進而能退不可陷以利也衆之所避而不辭不可沮以
害也任以一而能旁及不可乘以隙也煩以數而能不
擾不可牽以勢也投以間謀而不誤不可欺以似也示
以幾密而不洩不可伺以疏也是謂試之道二十求材
者欲其多擇材者欲其精舉者所以多也察者聽者試
者所以精也苟明夫舉察聽試之道者當有大將出而
應之卽不得大將吾知賢將謀將才將之必不失也苟

爲得將材而任之者則又慮用之無其法用之無其法
雖有將與無將等漢王拜韓信爲大將蕭何曰王素慢
而侮人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必欲拜
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夫將之不尊則天下之
視將不重今之大將與奴隸等耳左右奔走之臣得以
呼其名此其分過卑一矣周亞夫軍細柳文帝往勞軍
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
令不聞天子之詔宋太祖遣曹彬伐江南以劍授彬曰
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夫將之權不重則令不貴令

不貴則下不畏下不畏則軍必敗除一軍吏必請於朝
誅一候尉必待廷議士卒固有以輕量將軍矣此其權
過輕二矣敵數方來寇遣將數出應之一將持異議數
將之心皆不固此其任不一三矣將出居外人君居內
操算稍有不合廷臣引文書劾之劾之不已必讒之至
於讒之而將不能自安矣此其誠不至四矣分過卑者
豫挫權不重者內侮任不一者勢分誠不至者士惑豫
挫者敵得而陵內侮者敵得而窺勢分者敵得而間士
惑者敵得而動是故聖人之立將也重恩隆禮示其厚

也解衣推食示其卹也先以齋官示其敬也授以斧鉞
示其斷也軍事不問示其信也小者不疚示其容也二
三勿聽示其專也讒忌不入示其固也夫如是則將上
感其君下得其衆知者爲將盡其心勇者爲將效其死
然而寇賊不平天下不坐而定者未之有也

平賊議

原注咸豐三年春間作陳御史慶鏞取以入告

賊匪滋事三載於茲竄擾楚粵三省陷府州縣十餘城
皇上命將出師屢申嚴旨雖帑項支絀而軍需浩
費已不下二千萬任不可謂不專兵不可謂不多餉不

可謂不裕統兵大員在事文武豈盡無忠義之心奮激
之氣甘心挫衄自取罪尤然而警報時聞賊氛未息者
有故也民病既亟則民不恤官兵心久乖則兵不愛將
民不恤官則團練不足恃也兵不愛將則營伍不足恃
也團練營伍皆無可恃雖使有險可扼有城可守其如
委而去之何哉爲今之計非 降罪己之詔以固人心
懸不次之賞以作士氣寬脅從之誅以散賊黨練精銳
之卒以遏賊鋒不可請悉言其弊與所以救其弊者願
勿以爲迂闊而置之天下幸甚夫州縣爲親民之官督

撫有察吏之責乃近來州縣地丁則加耗加平漕糧則浮收勒折清廉者尙視爲應得之規貪鄙者更不免誅求之切加以差徭之苛派胥吏之把持獄訟不決則拖累經年蠲貸特恩則侵蝕過半上控批回則以爲健訟京控交審則半屬消弭鬻子賣妻無所籲訴顛連困苦誰則聞知一旦賊匪竄延措餉練丁惟賴紳富彼富戶則取利操贏紳衿或助官爲虐久爲鄉里所側目貧戶所垂涎素無恩義相聯安能守望相助所以賊未至則衆已離心賊既至則轉求快意甚或乘機剽竊消息潛

通雖曰莠民可誅實則官吏驅迫孟子所謂民今而後
得反之此之謂矣聞賊因長沙柏葉鋪九團之外遷延
觀望迨賊過陽湖地方慘遭屠戮鄉民立起十五團賊
遂解圍而去向使賊徒狡獪不事荼毒長沙之事亦未
可知常德府距賊較近聞八月間辦理團練經十餘日
之久僅得八十餘人團練之難於斯可見又况郴州桂
陽皆係土匪嚮導岳州失事官出城外火起城中固由
奸細潛藏未必非民情渙散所致所謂民不恤官則團
練不足恃也承平日久軍政廢弛遷調無常則將視官

守爲傳舍紀律不著則兵視操練爲具文演礮演鎗不
過聲響聯絡習陳習戰不過花法混場徒壯觀瞻無裨
實用兵不識將意將不識士情供役使則鞭責頻加發
糧餉則層層剋扣下怨其上已非一朝所以無事則將
虐其兵有事則兵欺其將夫兵豈不知臨陣退縮軍法
綦嚴但以進死於敵死在目前退死於法尙待查辦且
一人先遁百人隨之小隊先遁大隊隨之軍法雖重豈
可勝誅又況隊伍旣動隊長非因而敗北卽死於敵人
敗北則兵得借詞死敵則兵且稱快何者將於兵素無

拊循教訓之恩兵於將安有護惜扞衛之意所謂兵不
愛將則隊伍不足恃也今籌辦防剿僅曰扼要夫險要
之地豈可不扼但由粵至楚路徑崎嶇山川之險有過
此者乎而賊由永州竄道州如入無人之境岳州背湖
面山三面臨水一面倚山康熙年間逆藩吳三桂之勢
百倍於今日之賊我兵扼之岳州三桂坐困城郭之險
有過此者乎今賊匪甫至城已失陷是知天時地利不
如人和民心宜固士氣宜作而後賊黨可得而散賊鋒
可得而遏也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莊以仁言動衆矧

今饑渴尤易爲功凡百姓之顛沛流離由守令之貪刻
兵丁之離心解體由將弁之寡恩守令將弁之失人由
督撫提鎮之不職督撫提鎮之不職由簡任之未精

特沛綸音深自引咎切責大吏與之更新務令上恩
下逮下情上通使兵民知平日之疾苦皆仰荷聖主

之恫癘遐陬僻壤邸報未能悉周宜刊印謄黃通行曉
諭唐臣陸贄有言感人以言其本已淺言又不切人誰
肯懷贄又云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詞不得不盡
故當時詔書宣布聞者感泣矧我國家深仁厚澤二

百餘年人心有不感奮者乎人心大振則民與官相依爲命兵與將敵愾同仇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矣軍興以來奏保奏陞已千百員奮勇有功固不乏人瞻徇冒濫亦所不免庸碌之才微倖一階足以隳將士之氣而奇特之士循例保舉不足激忠義之忱承平時督撫提鎮類多依資遷轉或未經歷事變目今打仗出力著有成效各員若不早爲拔擢俾受調遣於庸碌之上司安能盡其才猷得其死力鄧紹良礮傷不顧省城賴以保全僅予加銜博勒恭武棄城遠逃岳州因而

失事僅予革職一面正法一面奏聞之旨雖降而軍法固未正也破格保舉破格錄用之旨雖降而資格固有限也今若特頒賞格無論大小官員兵民人等有能擒斬逆首予以五等之榮十萬之賞其餘大小頭目分別等差擒斬若干卽邀重賞或有才智超羣成效可睹特予大任俾盡所長則人才奮興而士氣百倍矣賊匪攻陷城邑焚掠村鎮殄脅良民賊愈蔓延良民之無身家者愈眾賊又不甚愛惜每戰驅之前行或抑之在後以拒官兵年來諸臣奏稱殺數十人殺數百人殺數千人

非盡眞賊也多半此無身家之良民也此輩動以萬計可盡殺乎卽可盡殺亦非 皇上如天之仁所忍出也聞賊脅良民皆令蓄髮或於臂面刺太平字此輩一經蓄髮刺字自知罪無所逃遂皆爲賊致死與官兵抗衡今若寬其既往予以自新蓄髮者準其薙髮刺字者更刺悔字或有著名賊目擒斬賊渠率隊來歸旣已悔罪立功卽照所頒賞格立予重賞一體錄用使賊黨自相疑忌斯賊衆易散賊勢易衰至於調集兵丁尤當精練賊匪在粵不及萬人兵勇雲集將及十萬賊竄湖南更

加征調徒耗軍餉未見有功而長沙守城得力鎮筸兵
八百名兵不在多其明驗矣今河南調兵二萬餘若於
中精選二三千名或千餘名認真教練練其心志使勿
二三練其膽氣使勿疑畏練其耳目使勿惶惑一隊之
卒愛其一隊之長一營之兵信其一營之將然後講求
器械規度戰守三省教匪滋事武員得力莫如楊遇春
文員得力莫如劉清聞其出陣皆有親兵數百所向無
前今則將領到營派撥兵丁面貌尙不能識安能性命
相維乎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失此不圖後將益億江西

安徽水師亦令一體挑選教練務使防堵教練兩者相資數月之後勁旅得力賊鋒必挫矣凡此數端似儒生之常談實當今之切務似迂緩之論實救急之方不思所以固人心作士氣而徒言進攻猶驅市人而戰也不思所以散賊黨遏賊鋒而徒言防剿猶抱薪而救火也國家財用不足早完一日軍務卽少籌一日餉需欲求節財之法先求了事之人欲求了事之人先求能慮事之人能慮事或未必能了事未有不能慮事而能了事者也誠得其人而任之賊不足平也

大別山考

漢書地理志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水經大別山在

廬江安豐縣西南鄭康成尙書說顏師古漢書注並同

安豐今六安州之霍山縣潁州府之霍邱縣地後漢屬廬江郡正義曰地志無大別蓋失杜預始云

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

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然

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也又云禹貢漢水至

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

胡氏曰杜元凱已知在江夏而不在

安豐彭年按杜蓋據當時圖籍非復漢以前漢入江故道矣

地說云漢與江合於衡

北翼際山旁者也又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坡一作南

與江合

蔣君湘南曰陂者山之餘氣所盡處非山之麓也其山必在百數十里外今漢水入江明明在

翼際山下是直觸山根而非山陂豈非作地說者不識字義乎彭年按據蔣君說則地說蓋亦兩存其說不專

主翼際山也

酈道元水經注引其說而云不知所在蓋亦存

疑之意

胡氏曰酈氏亦主杜說而終不能指魯山爲大別彭年按酈氏非專主杜說者說詳見後元

和志曰魯山一名大別始直指魯山爲大別水經注魯山古翼際

也蔡沈尙書集傳云大別在今漢陽軍漢陽縣胡氏禹

貢雖指專主其說蔣君曰漢水入江在翼際山下按水志地理者無不指翼際爲大別

經沔水篇有南至江夏沙羨縣南入於江之交後人因

沿譌此不善讀水經之過也

方君堃曰水經固謂沔至沙羨合於江之支流而正

流則東至彭蠡乃合與安豐縣大別之文正相合與尚書彭蠡下江漢分中江北江之義初不悖何以見之夫水經先敘沔漢因以沔爲經江爲緯沔水直敘至太湖入海而江水祇敘至青林口而止青林在湖北黃梅江南宿松界豈不謂江水於此正流乃合漢沔乎水經注江之支流曰夏夏自雲杜合漢後漢亦通名爲夏若江自沙羨之下正支已與漢合則江與沔不得復區然考水經沔水合後又云江水又東合澗口水上承沔水於安陸東澗澗水出澗水又東合澗口水注江江水又東湖水自北注南右岸頻得二夏浦江水又東逕若城南經又云江水東逕白虎磯北又東會赤溪夏浦二口又云又東得苦菜水夏浦也其下又東爲青林口而江水乃終向使江至沙羨已合於沔則沙羨以下不應判爲二流沔水篇既至巢湖以下始詳記而沙羨以下不詳記於沔而詳於江又別江與夏而誌之則是江流南沔流北中隔州岸雖川脈時通勢趣自別何疑於大

別之不在沙羨
乃在安豐哉

水經注巴水出下靈山決水出檀公峴

皆謂之大別山

蔣君曰二山本金岡臺之支峯相去各廿餘里又曰大別山者羅田蕪州黃梅

英山六安固始商城羣山之總名盤回五百餘里其主峯則在商城羅田二縣境大而且高俗名金岡臺是也彭年按酈氏於此二山直指爲大別沔水篇引地說則云不知所在是不以翼際山爲大別

京相璠

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若翼際

山則在漢西矣

蔣君曰導嶓冢至於荆山內方至於大別言此四山共一大幹自嶓冢起至大

別止也嶓冢者漢所出之山荆山內方大別者漢所經之山嶓冢荆山內方三山皆在漢東自甘肅秦州至湖北襄陽四千里一脈相承豈有山脈將盡忽逾漢水西結者乎其言雖近於術家而實有至理

左傳定

公四年吳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

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十二月庚午二

師陳於柏舉若以翼際當之其形勢亦不合

蔣君曰吳既與楚夾

漢而又自淮汭來是吳在漢東楚在漢西無疑也下文曰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是令尹自漢西渡至漢東而後結長陳以拒吳則小別大別之山皆在漢東無疑也柏者山舉者水在今麻城縣方君曰若大別果在漢陽豈吳三勝後轉退至麻城楚三敗後轉進至麻城又云吳從楚師及清發今德安府安陸縣地豈吳追楚師不進而反自漢陽之安陸乎蓋後世漢岸崩潰至翼際山下江漢已

合人遂疑翼際爲大別

漢以前無不主安豐之說知當時江漢合流仍如故道也晉以

後始有疑之者然則江漢合於翼際山下當在漢之末造魏晉之際否則元凱不應有疑也胡氏乃因是究班志之疏彌失之矣

近方君莒蔣君湘南始確宗班鄭桑顏之說

讀禹貢者可以無疑矣

沿譌既久明史稿至漢陽霍邱並載大別山名蓋鮮能篤信班志者彭年初至湖北取通志讀之竊疑其說雖與龍君翰臣論及嫌於敷證單薄不敢妄與古人爲難舟行多暇燒燭檢書得方君蔣君論與余說若契合焉因芟其蕪累擇其精要彙爲一篇與龍君相質冀有以益余也方君湖南人著有禹貢水道考異蔣君河南人著有七經樓文集二君皆余所嚮慕而未得見者讀其書如晤其人矣道光戊申正月三

日安慶舟中

畿輔六大河圖說

謹按直隸五大河曰永定河南北運河清河子牙河而名稱凌雜端緒難尋且水道變遷不一據今則戾古攷古則違今勢所難免子牙河者滹沱河下流源出山西合井陘之冶河上流甘洶綿蔓河靈壽之松陽衛河正定之西韓河并所納之旺泉河加以南北二泊所受之洩河槐河沛河午河泚河以及柳林牛尾順水百泉澄沙沼諸水達滄入溥爲一派永定河者源出山西受大

小川源無算入直以後合宣化之壺流洋河洋河所受之清水柳川泥河延慶之媯川宛平之清水二河大興之鳳河爲一派清河者北合涑易所受各河匯爲白溝河南合唐沙滋所受各河匯爲豬龍河中合漕霍祁蒲等河滿城望都兩邑各泉河貫串東西兩淀并永定之南岸減河爲一派北運河者東合潮白兩河所受各河西合沙榆兩河所受各河并通惠河所受西山諸水及涼水河爲一派南運河者東合濟汶兩河爲黃流所截復得張秋灌運之黃河北達臨清西合清濁二漳并淇

恒美蕩諸河由大名入境亦達臨清爲一派此五派者
蓋皆同出天津三岔口者也灤河者故上都河源出獨
石境合豐甯之小灤灤平之興州伊遜河及承德熱河
所受諸水加以白老牛柳黃花清河平泉之瀑河遷安
之澈恒長青蛤螺三里河并盧龍之青龍河爲一派別
成一局不經三岔口舊圖不列大抵五河之水皆受山
西河南內及直隸太行山麓諸瀑水而成自河南之衛
輝北至彰德所受山西澤潞一帶之水則南運河受之
自直隸之磁州北至井陘平山所受山西平定州一帶

之水則于牙河受之自直隸之靈壽阜平北至房山所
受山西恒岳東南一帶之水則清河受之其宣化府境
所受山西恒岳西北并雲朔一帶之水則永定河受之
西起赤城東盡密雲凡塞外塞內諸水則北運河受之
西起平谷東盡遵化凡塞外塞內諸水則薊運河受之
西起遷安東盡盧龍凡塞外塞內諸水則灤河受之薊
運河者東合沽西合洵源微而流細不類五河其承德
屬境之潢河大凌小凌河則奉省受之無關直隸黃河
入直境地段不長其下流至利津入海遠隔山東更無

論矣獨五河者挾千數百里太行山水同灌天津三岔口而海河以一綫受之下淤則上決上決則下淤此都水者不得不汲汲於南北運各減河也今製爲圖每方四十里吳氏舊圖專言修治故灤河雖大略而不圖今欲兼明水道因並附焉經流支流但存其略用便省覽再按直隸五河又節節有減引各河以分其勢分南運河者四曰四女寺減河山東恩縣曰哨馬營減河山東德州兩河皆南出達古黃河出大沽河口山東海豐地隸山東非直隸所及隸直隸者曰捷地減河滄州曰興濟減河青縣兩河皆

東出達牧豬港出歧口其未經修治者二曰楊官店乾

河靜海達古唐河穿岑子而東出馬棚口滄州曰權家口乾

河靜海徑黃花三泊靜海又經三堂窪天津合古逆河轉達

古唐河出馬棚口兩河亦東出分北運河者二曰王家

務減河起雙街北香河直達七里海出北塘口甯河曰筐兒

港減河起鮑家營北武清達塌河淀天津曲達七里海出北

塘口兩河皆東出凡南北運減河皆石壩其北運河之

尾并分上下西河者四俗呼永定大清河曰上西河子牙河曰下西河曰白廟

引河曰于王莊引河曰隄頭引河曰賈家口引河賈家

口者今陳家溝也

並天津

四河皆東出達塌河淀卽與筐

兒港引河合矣其塌河淀之東故道全淤不通七里海別有金鐘河道遙經七里海南仍出北塘口計程較近計工較省此四口者別途歸海不與天津三岔口爭道所謂減其入口之水增其出水之口者是也南北運河之外分永定河者四曰金門閘引河良鄉石壩舊經筭尖壩固安分東西河西引河曰蜈蚣河至老隄頭霸州與中亭河合東引河曰牯牛河至龍門口霸州與中亭河合並達東淀其後西引河塞獨存東引河又自牛坨鎮東分牯

牛河水三入本河七入黃家河徑田家口達東淀中亭

水勢賴此稍減今兩河全淤闢下減水順小清河故道

徑達任村

涿州

全歸拒馬河非舊制矣曰北村引河

宛平

壩舊徑米各莊

固安

達金門河其後西流勢逆改至南柏

村

固安

達金門河今復塞曰稻田村引河

宛平

草壩徑達廣

陽城

良鄉

合小清河亦歸拒馬河水勢愈猛曰求賢莊引

河

宛平

灰壩舊徑趙百戶營村南

永清

直達母猪泊

武清

與本

河合其後圈築遙埝改由趙百戶營村北徑小荆堡村

南

永清

至南宮村北

武清

與鳳河合其後圈築越埝又改由

小荆堡北徑雙小營村南

永清

至劉家莊北

武清

仍入舊河

徑南宮村北與鳳河合凡永定河減壩皆南出獨此北

出其下流皆不入本河又有九引河者曰長安城

宛平

曰

郭家務曰曹家務曰張仙務曰雙營村

並永清

皆南出曰

東胡林

宛平

曰惠家莊曰清涼寺曰五道口

並永清

皆北出

九河皆草壩不久復淤非上數河比分子牙河者三曰

完固口支河

獻縣

舊達鮑家嘴

青縣

與運河合漳河南徒改

入黑龍港河達賈口三泊

靜海

曰雙隄口支河

獻縣

合東西

中黑龍港三河亦達賈口三泊曰三家淀支河起大小

瓦子頭村

靜海

亦達賈口三泊此三河者雖皆合入本河

已距天津三岔口不遠其引水入子牙河者若高且口

引河

獻縣

若王凡口引河

河間

若王家口引河若壩臺口引

河

並大城

宜洩積水不在此限而治河入狡故道

趙州

分上

流滹沱之勢者久已淤塞清河南北中源釣臺村

唐縣及

古靈山

蠡縣

分唐李親顧村

定州

分沙西宿村

正定

分滋堯城

完縣

分祁方順橋

滿城

分蒲陽城齊賢

並清苑

分龍泉國公營

清苑

分漕黑龍口

容城

分雹鐵鎖崖

涞水

正子營

房山

大小橫歧

涿州

皆分涑支派紛歧不可勝數獨白溝一道尤重引河

若十九堡引河若高橋引河

並新城

若王槐引河

容

若王

克橋引河

雄縣

皆由盧僧河達中亭河或在龍灣毛兒灣

等處仍入本河若西槐引河

雄縣

若馬道村引河

雄縣

或至

李郎或至清河門別歸西淀因時因地今昔異宜自十

九堡以下四河皆東出獨此二河西出其引西淀者若

徐家橋引河順大港淀而北至王家場

雄縣

達清河若太

平橋引河

任邱

順長隄而南徑大苟村

任邱

得趙王河道又

順故柴伙淀

雄縣

而北至鷹嘴壩達清河其東西兩淀之

交若王克莊引河起喬家灣村東

保定

至王克莊

保定

入本

河若十望引河起王克莊村西達老隄頭霸州中亭河若

中亭引河起口頭下皇亭西保定達上中下台山霸州北汶

河此二河皆不入本河其引東淀者曰三汶河南汶崔

家房河經流也中汶趙家房河北汶孫家房河至靳家

鋪頭而合東流達勝芳皆支流也其崔家房村東有沿

隄小河一道亦曰審河至石溝而合又分一派自石溝

村達勝芳即石溝南北河矣審河南出餘河皆北出上並

文安其勝芳之東又分兩汶南汶達台頭大城仍入本河命

曰半截河北汶達辛張大城出烏龍口靜海仍入本河命曰

辛張河皆在本河之北其台頭之南又分一汊徑黃岔

村北

大城

仍分兩汊東達五鋪

靜海

西達壩台

大城

則在本河

之南命曰黃岔河其烏龍口之東又分兩汊新道在南
至王家擺渡口南東達韓家樹曰蛤蟆河故道在北至
三河頭村南亦達韓家樹曰楊家河其新故兩道之間
又分一汊穿大水窪而東至王家擺渡口北與正河合
亦達韓家樹曰線兒河此皆兩淀中之脈絡交通者至
若海河兩岸曰馬家口引河曰賀家口引河曰何家圈
引河曰雙港引河曰白塘引河曰鹹水沽引河曰葛沽

引河曰鄧善沽引河皆南出曰唐家口引河曰大直沽
引河曰賈家沽道引河曰田家沽道引河皆北出

上並天津

此十二河者專係灌田之用與分水無關其最要者獨
在南北運數減河耳謂其入海路分不復與五大河併
卽古人之所謂疏也其餘或入本河或不入本河入本
河者上流減一水而水患平下流增一水而水患又不
平矣不入本河者此河減一水而水患息他河增一水
而水患又不息矣治水者貴統籌全局而權度之也

兩湖水利攷略

湖南洞庭湖在岳州府西澧州常德府東其西爲天心

湖赤步湖青草湖湘江資江沅水澧水俱匯焉會典禹

貢九江孔殷謂沅漸元當作無辰敘西澧資湘九水會合

匯爲洞庭一湖是也今以郡縣志考之辰常衡永枝河

會流於洞庭者無慮數十水而其會衆流而注之湖則

有三焉曰沅湘澧而已湖南通志夏大觀九江考云

有明徵其曰九江孔殷明繫於荊州貢賦之下此一證

也導江之文曰過九江至於東陵東陵今巴陵也巴陵

濱臨洞庭此又一證也又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

九江之間而水經亦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參考互

證而九江之爲洞庭明矣又云無水出牂柯且蘭至無

陽縣入沅名曰無說文無本古舞字故無水或作舞水

又加作灘又作無後人以無爲无又以无譌元究卽水經所載之無水也又云朱子去無禮而易以瀟蒸蔡氏

不從從會彥和所定

湖北大江自四川東流入境經宜昌府合

元渡河沙鎮溪茅坪溪香溪河卷橋溪梁村河又東南經荊州府合清江漢陽河白水港洋溪瑪瑙河沮河一水南出曰虎渡河又一水西南出曰華容河俱入湖南境大江亦入湖南境折東北復自湖南入境經漢陽府合沔陽湖曰新灘口又合赤野湖曰沌口又合斧頭湖清甯湖而北與漢水會曰漢口又合牛河曰灑口合武湖水曰武口又東南經黃州府西南武昌府東北合龍

河歧亭河及梁子湖曰樊口又合巴河英山河童子河
漳源河陽辛河折而東又合古角河接江西境 漢水
自陝西東流入境經鄖陽府合曲遠河陡河又東南經
襄陽府合會河丹河粉河唐河白河蠻河豐樂河又經
安陸府西荊門州東合樂鄉河南出一水通荊州諸湖
又經漢陽府南通沔陽湖赤野湖合三台湖又西合涇
河曰涇口又合澧河而東與大江會

會典

按沅無二水皆出黔中西水出蜀澧水出東別之沱
亦出自蜀湘水發源廣西又雲南之南盤赤水可渡

諸水入黔者皆自黔入湖南是湖南兼受滇黔蜀粵之水也大江發源岷山承蜀中諸水又受自青海經雲南之金沙江及打沖河諸水自甘肅經四川入江之嘉陵諸水漢水發源岷冢承漢南諸水經過河南又受河南諸水是湖北既受湖南之水兼受隴秦豫滇蜀及青海之水也湖南之水合本省而爲省者五湖北之水合本省而爲省者九而青海不與焉受水既多爲利溥而爲害亦巨焉矣

右水道

洞庭爲之壑故衡寶永辰沅得免水患惟常武當沅江

之下流岳澧值江湖之會合長沙之益陽湘陰上接資

湘下濱洞庭故歲遭浸湖

湖南通志

湘水合諸水謂

之西水西水既漲南水復至先漲者蓄而不消後至者壅而倒灌則濱湖之民有其魚之歎矣居民畏西水甚於南水也

江水在瞿塘灘瀕間爲諸山所束屹崢盤薄雷

響而電激既出峽口始得展逸勢以前驅夏秋一漲頃

刻千里而經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

東而南勢多迂迴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逆流而下

故決害多在荊州夾江南北諸縣

胡在恪江陵隄防議

夷陵而

上山阜夾岸勢不能溢嘉魚而下江面浩闊

湖北通志

故患

常在岳禮武漢荆安襄數府州

漢水由大澤口分派

入荆夏秋汎漲又上承荆門當陽諸山之水匯入長湖

下達潛監瀰漫無際

彭樹英疏

漢水自鍾祥以上兩岸皆

山素無水患自松滋鍾祥以下地勢平衍土性鬆浮軍

民田廬非隄塍不能捍衛非支河港汊不能宣洩

汪志伊籌

辦水利疏

三江總會隄防論曰江流至岳陽與洞庭水合

其受害者惟荆州一郡爲甚漢流至漢陽與大江水合

其受害者邛安襄漢四郡而襄安爲尤甚九江合流入

洞庭湖沿匯入百里經岳陽樓西南出湖口與江流合

其受害者常武岳陽二郡也

湖北通志

按湖北水利論曰蜀江之水直下荆而北溢於漢沔
間其奔突衝決則湖北近南之地受之楚南羣厓之
水匯於洞庭至岳州北與江合逆流灌湖漫湧而上
則南北濱水之地均受之夫兩省同受水害則治水
者非合兩省治之其可得而治乎

右水害

近年深山窮谷石陵沙阜莫不芟闢耕耨然地脈既疏

則沙礫易圯故每雨則山谷泥沙盡入江流而江身之
淺澀諸湖之平堙職此之故

湖南通志

河身日高則水勢

日險患日深是以江漢不疏終非底定之本積淤不溶

終失利導之宜

張漢疏

乾曠之時湖灘呈露濱湖之民

卽於其中圍築埂岸種植菱蘆草生之處卽有濫泥淤
積不數年中漸圍築成田因致湖面被侵港身日窄

莊文恪

洞庭一湖爲川楚黔粵諸水匯宿之區自應

公集

使湖面廣闊旁無壅滯方易於消納乃湖民與水爭地
常有衝決漫溢之憂

馬慧裕疏

穴口所以分大江之流古

有九穴十三口江水分流於穴口穴口注流於湖潯湖
潯洩流於枝河枝河瀉入於江海此古穴所以並開者
勢也今日生齒漸盛耕牧漸繁湖潯漸平枝河漸湮穴
口故道皆爲塵舍畝畝他如章卜等穴故道無復舊跡
矣此今穴所以多塞者亦勢也虎渡注澧同入洞庭江
南之溪水注之郝穴流出漢口與大江復合江北之溪
水注之衆水會合則流行不絕注瀉有河則水道不壅
此二穴所以獨存也元大德間曾開六穴郝穴赤剝楊
林采穴調絃小岳之故道並開矣明初六穴復湮其五

今祇存郝穴荆南人猶幸有虎渡郝穴可以分大江南
北之勢但二穴枝河中多淤塞使復湮如諸穴則荆南
水患其能免哉

湖北通志

或謂荊州舊有九穴今惟南岸

虎渡口調絃口二穴尙通北岸郝穴等口皆塞議開各
穴口以分江流此不知今昔形勢之不同也虎渡調絃
二口之水所以入洞庭湖者春初湖水不漲湖低於江
江水若漲則其分入湖也尙易若至春夏間洞庭湖水
已漲由岳州北注於江則此二口之水入湖甚微緩矣
若湖漲而江不甚漲之時則虎渡之水尙且倒漾而上

至公安安能分洩哉予於丁丑立夏後親至調絃察其
穴水平緩竟有不流之勢矣至於郝穴則內低於外更
無可開之理惟冬則內洩於外尙便利耳

阮元肇
經室集

漢

水多泥沙自古遷徙不常均陽以上山阜夾岸不能泛
溢襄樊以下天門以上原隰平曠故多遷徙潛沔之間
大半匯爲湖渚復合流至乾鎮驛中分一由張池口出
漢川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以故昔年安襄一帶雖遷
徙而無大患者由湖渚爲之壑三流爲之瀉也明正德
以來潛沔湖渚漸淤爲平陸上流日以壅滯嘉靖初年

安陸石城故道改徙沿江灣二十六年決荆門沙洋鎮
三十九年決紅廟隄四十五年決襄陽老龍隄宜城故
道改徙鵝潼新河而竹筒河復湮淺十餘里下流又日
澀阻故水患多在荆襄安陸潛沔間

湖北通志

大較隄防

多在襄安常武荆岳間蓋古七澤正其地也漢唐以來
代苦水患至宋爲荆南留屯之計多將湖瀦開田復沿
江築隄以禦水故七澤受水之地漸湮三江流水之道

漸狹而隘其所築之隄防亦漸潰

按宋孟珙知江陵時曾修三海八櫃以設

險而瀦水後豪右據以爲田汪葉爲作力復之是二人者其所設施異於荆南留屯諸將矣今欲復三海八櫃

之舊亦不可得
不獨七澤難復也

元大德間決公安竹林港又決石首

陳襄港明嘉靖庚申歲三江水汜沿江諸郡縣蕩沒殆

盡舊隄防存者十無二三

湖北通志

順治癸巳決萬城郡

東數百里茫然巨浸戶徧逃亡康熙癸卯秋決周尹店

丙辰決郝穴

胡在恪議

乾隆五十三年大江北岸萬城隄

潰決二十二處嘉慶七年六節工七節工又漫潰八十

餘丈又嘉慶元年九年江陵監利二縣屬並潛江河陽

南鄉支河港汊多爲泥塞積水在田無路可出如盛鉢

孟其大江南岸之松滋石首公安等縣亦因隄塍潰決

間有積滂至若漢水自乾隆五十六年後天門沔陽漢川等邑隄垸卽屢有漫潰又自嘉慶元年以至十一年上游則鍾祥下游則沔陽荆門天門沔漢川皆連年漫潰沙隨水入水緩沙停港汊多淤積水更易漫潰其漢陽應城雲夢等縣地處下游亦有溢注漫潰之患

汪志伊疏

治水如治病治病必明所以受病之源治水必明所以受害之故厥故有七曰古澤久廢也穴口曰塞也江湖身日高也此三者事之無如何者也曰枝港之淤也隄防之薄也圍垸之占水也菱蘆之礙水也此

四者事之不可緩者也何謂無如何曰古澤之廢也故迹不盡可得也縱使得之而田廬存焉墳墓存焉可復改乎穴口之塞也故迹亦不盡可得也縱使得之而內水不能洩外水且倒灌又何益乎江湖身之日高也挑濬不能施亦非犁船混江龍所能刷矣然是三者獨古澤之廢誠無可如何至穴口之已塞者不可開獨不能使無更塞乎江湖身之高者不可下獨不能使無更高乎是則無如何之中猶有可爲者也周禮地官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

水以列舍水以滄瀉水約而言之曰疏曰堵曰勿與水爭地與水以地所以儲水也堵所以止水也疏則溝遂列舍之法在其中矣與水以地之法二曰禁圍垵禁菱蘆疏之法一曰濬枝港堵之法一曰固隄防此四者事之不可緩者也

右明受水害之故

乾隆中以江蘇巡撫莊有恭奏敕將植蘆插斷有妨水道之處嚴行查辦不可少存姑息有恭諭居民曰湖水傳送之區今被圍築侵佔蘆墩草渚歲積月增以致來

水則容蓄無所去水則阻遏不行一逢水潦之年沃野
平曠普遭淹沒以一人一家自私自便之圖而令通邑
通鄉並受其害現在分委人員分往各處查督各將種
植菱蘆佔塞湖河之處無論大河小港已未報陞限一
月內盡數剷除所築圍堰並行拆毀撈挖淨盡已陞糧
額准予豁除違者治罪地保經胥庇匿者同罪投託紳
衿勢要者參革

皇朝經
世文編

按錢氏有言農民之利於湖也始則張捕魚蝦決破
隄岸而取魚蝦之利繼則遍放菱蘆以引沙土而享

芟蘆之利既而沙土漸積乃挑築成田而享稼穡之利雖闔水道不恤也其宜禁也必矣然一言禁則將有謂爲擾民者夫令之擾與水之害孰重禁芟蘆與淹禾黍之害孰重一家一鄉與通縣通府之害孰重必有能辨之者矣或又言上流峻急則下流民占爲蘆田者可十坍其五六不待懲而自治是醫者聽瘡之自潰自斂也沙得蘆而愈積水觸沙而旁趨勢將日高且廣庸有坍塌之理乎

右論禁芟蘆

乾隆三十年敕將湖河灘地禁止浸佔湖北巡撫彭樹葵疏言三襄之水性濁多沙最易淤積居民趨利如鶩始則於岸腳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繼則借水糧魚課四圍築隄以成垸在小民計圖謀生惟恐不廣而不知人與水爭地爲利水必與人爭地爲殃飭各州縣親行履勘將現有之垸造冊存案未有之垸永禁私築已潰之垸不許修復卽一垸之內亦不得再爲擴充嘉慶七年湖南巡撫馬慧裕疏言湖南瀕湖十州縣共官圍百五十五民圍二百九十八創毀私圍六十七存留私圍

九十一官園係雍正間發帑修築民園係業民陸續園
築奏准存留其創毀私園見俱洗刷殆盡永禁修築至
存留各私園係此次厯勘長沙等九州縣共續報私園
埂九十四處內有湘陰縣錫江山私埂二道華容縣馬
家私坑一處均有礙水道先經勒令創毀不准修復餘
俱築自乾隆二十八年以前未經列入應留應毀冊內
見查各隄身僅高一二尺及六七尺不等每逢江湖灌
漲水高一二丈此等數尺之隄早已漫溢過頂實不能
與湖水爭勢數十年來尙無阻抑泛溢之事園內業民

水小藉以衛田種植水大任其漫衍流行歷久相安自可毋庸勒令刨毀應以現在隄埂長高丈尺爲限示之準則 道光中兩湖總督汪志伊疏言江陵縣刁民私築土墻十三處並監利沔陽二州縣境內刁民私築之土墻均行拆毀俾無壅遏又湖南巡撫楊錫鎬疏言濱湖荒地不許擅行築墾以阻水路已經垂諸令甲但尙有無礙隙地許民呈官勘明築墾之例我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沿湖隄垸彌望無際實無可以再行築隄墾田之處今已成之垸在民旣獲其利未便毀其成功

若再許隙地呈官築墾在豪民惟規一己之利捏詞朦
混倘無識之有司不知總攬全湖形勢遽徇其請而上
司亦一時疏忽據詳批准實貽壅水漫決之患應請嗣
後各屬湖濱荒地永禁築隄墾田使川黔粵楚各省之
水有所消納不致泛溢則年獲有秋民食有濟

按圍垸菱蘆一事也必分而言之以圍垸之事重而
禁難也據湖南通志每垸大者六七十里小者亦二
三十里通以三十里計之橫三十里之垸數百於湖
濱容水之地不已隘乎自雍正間發帑修垸至嘉慶

中查辦時湖南已增至四百六十餘垸卽以湘陰一
邑論乾隆二十二年修通志時僅載十六垸今之爲
垸六十有六一邑如此他邑可知湖南如此湖北可
知夫湖田之利非獨垸內之民利之也湖田之稻一
歲再種一熟則湖南足再熟則湖南有餘粟故一言
禁垸垸內之業主佃戶爭之卽非業主佃戶無不爭
之當其豐收之時告以未然之水患雖明知其必然
而不肯聽故從前查出準其存留之私垸實數也其
剗創之私垸則或公牘之飾詞不盡實數固辦事之

通弊亦人情所必至也興大利除大害必有其時今
江湖並漲圍垸十壞七八水落之後遣員速勘凡礙
水道之垸申明舊禁概不許修復在民間新被水害
則言之易曉而既壞之垸較未壞而創創者其情亦
易堪乘勢待時機不可失

右論禁圍垸

治水田者築而爲圩捍而爲圍不患水之不入而患水
之不出不患水之不足漑田而患水之足以害田古人
所以於江之南北爲縱浦以通其流又於浦之東西爲

橫塘以通其勢使田不受水水有所歸

三吳水利略

濱江

水者江陵監利二縣並沔陽潛江二州縣南鄉積淹田
畝地極低窪嘉慶五年巡撫高杞奏開挖姚家河黃土
溝柴林河等處使水由豐口入江但止能洩上游長湖
澤口二處夏秋所進泛漲之水所有各垸田積澇之水
卽冬春亦不能涸出汪志伊疏言監利縣之福田寺地
方卽古之水港口今橫堵一隄丈量隄內杜夔廢垸積
水高於隄外白盪湖面水五尺二寸宜開隄建石閘一
座又沔陽州所屬新隄卽古之茅江口係前明大學士

張居正因關其祖墳風水築隄堵塞今丈量新隄內河之水高於外江水一丈二尺宜開隄建石閘一座並籌啟閉章程每年十月先開新隄閘次開福田閘計可疏消積水六七尺各垸田即可涸出十分之八九每年三月先閉福田閘不以鄰垸爲壑次閉新隄閘不使江水倒灌至姚家河以上之積水欲由太馬河而達於閘必須於鄭家廢垸中開小河一道以通之其上下兩閘間之淤塞處所亦應一律挑挖深通俾水達洪湖由新隄石閘入江則江監潛沔數百垸積澇之田可期涸出並

將監利沔陽民築私塼拆毀俾無壅淤其白鷺湖柴林湖豐口土金口土地港上下各淤淺均行挑挖深通俾長湖澤口二處夏秋所進之水一由簡家口高都灣出青潭口入江一由上峯口澄沱湖出沌口入江則嗣後四邑之隄垵方免泛漲沖淹之大患又言應疏之處荆門州有十二處並江陵縣私塼十三處潛江縣有荆河塼河澤口三處並謝家長安等八到天門縣有牛蹄支河縣河等處沔陽州須開復陳公永奠二閘漢川有十處漢陽縣有漳河口等處以上河道積淤或數里或數

十里至百餘里不等若不一律開疏則去路不能通暢隄勝仍虞壅潰

按支流之潯凡以舒上流之急殺正流之怒實則順其就下之性而已地有高低流有迅緩渠有淺深勢有曲直一邑而遠近不同一水而今昔不同非足跡其地目擊其情廣詢之田父野老而不輕惑於人言徧稽之故籍輿圖而不拘泥於成法無以盡地利之變而得蓄洩之宜近年言治楚水者莫詳於汪疏其所陳應濬應修之處今日不必同而可以類推也昔

宋曹叔遠守袁州濬李渠凡地形水勢高庠廣狹險
易並與江遠近迤邐曲折纖微畢具其某處用疏某
處用鑿某處用堵築某爲斗以蓄水某爲溝以減水
悉預察而簿記之明海瑞治河布袍緩帶冒雨衝風
於荒村野水之間人存政舉獨水利乎哉

右論濬支港

江北之隄自當陽以下之逍遙萬城以至監利不下四
百餘里而江陵之黃灘隄在縣東南二十餘里一決則
江陵潛江監利沔陽荊門皆爲魚鼈古時沙市有砥突

大江數十丈捍蔽江水而黃灘之怒稍殺其後蕩焉無
存而水之向黃灘者駭坍浪而傾礪矣漢水自五代時
高季興節度荆南築隄由荆門綠麻山至潛江延亙百
三十餘里於今之互爲垸隄者總皆恃隄爲命

胡在恪議

夾江南北諸縣縣各沿岸爲隄南岸自松滋至城陵磯
凡長亙六百餘里北岸自當陽至茅埠凡長亙七百餘

里

湖北通志

漢隄江隄共幾三千里

張漢疏

江水南岸之

松滋公安石首等縣雖間有積澇設法疏消尙易爲力
惟江陵萬城隄頂沖危險處所及各縣沿江隄厓必須

加築堅固以防江水之患至若濱臨漢水者自鍾祥以下沿河皆賴隄塍保障該縣地處下游工多險要潰口一開下游卽全遭淹沒各隄多單薄低矮一遇汎漲在在可危查該縣隄工一萬六千七百餘丈除尹家廟加築一子埝並中段修砌石駁岸石裏頭挑水石壩其餘當一律加高培厚至於下游各州縣應堵之處荊門州有十三處潛江縣有三處京山縣有一處天門縣二處漢川縣三處雲夢縣五處皆須修築完善其沔陽州之西北鄉濱臨漢水因天門漢川支河歷年潰口水向內

灌冲刷沿河隄身所有應行修築之處更甚他處如潭灣垸等處各號隄工缺口計長一千二百餘丈洗塌隄身計長五千餘丈若不修築堅厚則天門漢川沔陽三州縣終不免漫潰淹浸之患

汪志
伊疏

按南郡大水史不絕書元人築隄不成始爲開穴之計明因穴口復湮仍事築隄國初特發帑金築柁桿洲並沿江各隄至道光中特詔以商捐之五十萬金命湖廣總督汪志伊籌辦湖北水利隄之低者高之薄者厚之雖不能盡除水患而因時補救亦不得已

之至計也江漢諸隄長亙幾三千里尺土不堅千里
爲壑於是守土之臣籌修隄之法護隄之方審水勢
察土宜辨工之緩急以爲先後之次章程亦云備矣
卒無救潰決之患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蓋不惟
其人才智之長短而視其人之用心嗚呼豈易言哉

右論固隄防

同治八年秋自楚之京師道岳州泛江而下湖南北
大水湖北尤甚千里汪洋居民田廬悉歸巨浸盡然
傷之因攷水道源流與所以致害之故及前人救害

之方舟中攜書無多又泊舟之所居民大半逃亡詢之不能詳也遂題曰略而書其後曰昔鍾祥江陵荆門潛江四邑之請疏鐵牛關獅子口古河也汪公曰四邑或居上游或處南岸疏古河而漢北注豈計橫溢之爲京山直注之爲天門滯聚之爲漢川以及應城雲夢諸邑乎是不可行天門之請堵牛蹄支河也汪公曰牛蹄河以分漢水之勢天門之水由鍾祥隄決不由牛蹄河今塞之漢水無從消納大隄之潰必矣冀省天門培修支河堦隄之費而不念正河大隄

壅決之害是不可行是二說者徇一鄉一邑之私見者也微汪公孰能察之馬公慧裕之論湖田也謂隄身之高不過一二尺及六七尺以當時長高丈尺爲之準則永禁增築楊公錫鏞之論湖田也謂歲加厚三尺高二尺三歲則隄身高丈六七尺由馬之說是慮湖田之占水也由楊之說是慮湖水之灌田也夫垵果無礙水道則當捍水以救垵垵有礙水道則當毀垵以與湖豈得無所區別哉二公同撫湖南而先後異議又如此吾因是歎一事之興任事之人常少

而議事之人常多或摭拾陳言或道聽塗說或蓄私心而曲爲附會或挾意氣而漫啟爭端大抵囿於一方而不見全局眩於近事而不及遠圖然其言也足以惑任事者之聰而奪其志吾故曰治水者非合兩省治之不可而非其人則亦孰能合兩省之議論而一之乎抑尤有憂焉水之就下必有所歸今以隄束水非水之性也開流瀉之不足以容之也古之七澤廢矣異日江漢二水之間疑必有瀦而爲大澤者是固天地自然之勢非人之所能爲也盡心民事者亦

爲其所能爲而已八月初五日書於武昌舟中

俄羅斯全國圖說

俄國東抵拜凌海峽界北亞墨利加西界瑞典普魯士南界朝鮮吉林黑龍江外蒙古伊犁烏什布哈爾基發波斯土耳其塞地利亞北抵北冰洋經線自北京偏東八十一度起至偏西九十八度止緯線自赤道北三十六度起至七十八度南北寬約一萬一千里東西長約四萬四千七百五十里共分四大部在歐羅巴兩部曰波羅底海東曰波蘭在亞細亞兩部曰西伯利亞

近分爲二

自中國恰克圖以東爲東曰高加索圖中開方依洋度西伯利以西爲西西伯利

每方五千里外標京中零度每方二千五百里大界用

一 小界用 城用 • 山用 ⊙ 水用 ∞ 海道用

俄國通中國海道有四一自彼得羅堡登舟由波羅底海過荷蘭拍耳日牙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入地中海經紅海南印度蘇門答辣南達中國廣東煙台口一自波羅底海繞亞非利加西南至蘇門答辣一自黑海入地中海一自岡札德加經庫葉島南繞十八島西過高麗東南入烟台口

其通中國陸路自彼得羅堡起經知答山口入烏拉山口過阿耳太山口至興安山口出恰克圖烏拉山口外別有一路由亞耳當山口進斯答敖卧山口出興安山口卽赴岡札德加登舟之路自彼得羅堡達歐州各部皆有鐵路紛繁難以備列

刊朔方備乘旣竣取瀛寰志略海國圖志中諸圖勘對如也尼斯克科慕斯克東西易位瀛寰圖誤朔方圖雖經糾正而當時限於尺幅未能詳盡今昔情形亦異因屬馬生峻郝生豐海取洋圖翻譯詳註地名疆界兼列

華洋文字用與備乘全書並行其卡倫鄂博噶珊及每次分界此幅不能盡書別詳中俄交界圖光緒七年正月蓮池居士記

瘞鹿說

園鹿六其一偉軀幹修角矯首目睒睒挺出而身有文采遠近觀者莫不稱曰英物也性好鬪主人別爲之檻他日逸出鬪而斃其羣執而縛之不食死或曰烹諸主人曰不忍棄諸野曰不忍有說乎曰有鹿秉陽德行健且疾馳於廣莫千里瞬息至其踰巉巖越谿谷萬仞之

峰倚天壁立猿猴之所不能攀飛鳥之所不能至未嘗
畏艱險而阻其壯往之志歧角翼張材武且強虎豹望
而卻走熊羆犯而必傷固而檻之既不能適其性又無
以盡其材豢畜禁制非其本懷羝羊猶且觸藩而況英
華之物哉或曰見食相呼鹿之美德同類相殘有罪可
殛主人曰不然奇材而庸遇生獨而羣畜方其鬪也怒
目盡赤竭百壯夫之力乃能犄其角而絀其足其就縛
也躍起數尺欲絕其吭不飲不食以底於亡律以樂天
安命馴養至性鹿之自處道誠有所未盡然而取之違

其材置之非其地養之失其宜執之乖其義主人蓋有
過焉而不敢自諱迺坎而埋諸庭表其角以誌吾過而
哀鹿之遇上植松焉以達其抑塞挺特之氣歌曰馴千
年兮忿一朝昔踟躑兮今逍遙賡曰松盈尺兮勢千丈
億萬齡兮氣猶壯

陶樓文鈔卷第二終